

心灵 滴澜

心房

安化县第二中学 吴娅莉

我向来是不敢轻易描绘父亲的,怕将他的爱写的太单薄,可是岁月之河无情,父亲的爱不应在流水中消逝。

窗外雨水淅淅沥沥,医院里人来人往。

“你这个必须手术。”我听着医生斩钉截铁的回答,痴痴地望着父亲,刹那间,高昂的医疗费,危险的手术台,恐惧感油然而生,我抿了抿嘴唇,内心仿佛被亿万只蚂蚁撕咬。而父亲平静地站着,好似早已预见了这一切。

雨水从淅淅沥沥到滂沱倾泻,乌云尽情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。一低头,发现雨水早已打湿了我的

裤腿,我耷拉着脑袋,垂头丧气,步伐愈加沉重。

“老爸,居然下了这么大的雨。”“……”

“老爸?”

“老爸相信你。”我看着父亲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。父亲故作轻松的答非所问,让我原来紧绷的心弦慢慢松弛下来。

幸运的是,手术成功。因为3岁的侄子需要母亲带,后面的几天一直都是父亲陪着我,我们相处的时间变得多了。

晚上,父亲租了个床铺睡在我旁边。夜深人静,我开着灯正沉浸在知识的海洋,他在病房中来回踱

步,时而感叹我的字写得“小家子气”,时而用严厉的语气让我把头抬高一点,时而又以关心的语气提醒我该吃药了。时间悄然逝去,我发现父亲已经打了十几个哈欠了,直到我关了灯父亲才躺下,他的世界也暂且得到了片刻的安宁。

第二天,叫醒我的不是初升的太阳,而是收床铺阿姨的叫唤。看见我醒来,父亲便问:“你吃什么?我去买。”我告诉他医院附近有一家店子的东西特别好吃,他拿上衣服便出了门。等他回来时,诱人的香气一遍又一遍地刺激着我的味蕾。我急不可耐,一只“三鲜馄饨”入口,一股暖意瞬间贯穿全身,周

围的空气竟也香甜了起来。我抬头看去,只见父亲盯着我。“你干嘛不吃?”父亲笑了笑,掩饰说:“昨天你妈送了饭还没吃呢。”他弯着背,手搭在病床上,仿佛一下衰老了许多。

我和父亲日常交流甚少,一年见面次数也屈指可数,可关于我的事情,他却好像事事不落。这次住院,父亲在病床前笨拙地关心我,我望向他的眼神里,也多了几分从未有过的依赖与温柔。

我以一声父亲为由,向他无限索取;可他却以一声父亲为枷锁,向我无限付出。

指导老师:钱文娜

奇思 妙想

高瓶子和矮瓶子

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小学2304班 王雨欣

超市里生活有两个瓶子,一个高高瘦瘦,另一个呢,矮矮胖胖。有一天,两个瓶子碰面了,便在一起交谈了起来。

高瓶子说:“别看我长得高高的,一下就能跳上桌子,但我瘦瘦的,很容易生病。一年生得十几次病,很多时候,朋友们的宴会我都不能出席。”

矮瓶子说:“虽然我不瘦,一年里难得生一次病,可是我身子太沉了,爬上柜子要好久,每次朋友们的宴会我都会迟到。”

这时,他们都向对方看了一眼。

高瓶子对矮瓶子说:“我说矮兄弟呀,你能不能帮帮我,教我如何能不生病呀?”

矮瓶子说:“只要你教我怎么一下子爬上柜子,我就教你怎样不生病。”高瓶子爽快地答应了。

于是,高瓶子教矮瓶子每天少吃一点,并且多到超市四处走动走动;矮瓶子呢,则告诉高瓶子每天要多吃一点,尤其是肉、蛋、奶等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。

一个月后,瓶子家族又举行宴会。瓶子们来到桌子上,惊奇地发现,这次,矮瓶子和高瓶子两个是最先到的。于是,纷纷议论起来:以前,高瓶子不是经常都要请假吗?矮瓶子不是每次都会迟到吗?

高瓶子和矮瓶子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了其他瓶子,瓶子们都夸他们的方法好。

指导老师:王辉庆

小荷 尖尖

我和武术的故事

武汉市光明小学六年级(130)班 周宏霖

拍拍我的肩膀说:“宏霖,武术不仅仅是肢体的舞动,每一次挥拳出拳,没一回闪转腾挪,都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。”我抬头看着老师坚定的眼神,心里暗暗发誓,一定要坚持下去。

从那以后,我每天放学后都会在操场上多练习一会儿。我模仿着老师的动作,一遍又一遍地重复,直到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但是,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,我就会想起老师的话:“武术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。”

后来我加入了学校武术精英队,参加了邵阳市的校园武术

大赛。比赛那天,我既紧张又兴奋。面对众多的观众和评委,我深吸一口气,告诉自己:“我已经准备好了。”随着音乐的响起,我们开始了表演。赛场上那一声声“哈!哈!”伴随着武术的一招一式震耳欲聋,我们整齐划一的动作赢得了阵阵掌声。当大家听到团队荣获二等奖时,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。那一刻,所有的汗水和努力都值了。

现在,武术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和武术的故事还在继续。

指导老师:曹丽君

妮妮 道来



那抹微光

河南大学 荆资颖

的世界时,尊重它们的每一种本能与习性,才得以洞悉那些微小生命的奇妙秘密。于是,我撤掉精心布置的豪华跑轮,换成朴素的木屑隧道;将喂食时间调整到它活跃的傍晚;并为他准备了适口的磨牙棒。这些笨拙的尝试终于在某天凌晨,换来它抱着葵花籽端坐在我掌心进食的温热触感。

当它开始主动攀上我铺在笼中的旧毛衣线头,用粉嫩的前爪扒拉我的袖口时,我突然理解了“驯养”的意义。原来不是我在照顾宠物,而是两个独立生命在重新定义彼此的关系。

春节守岁的深夜,烟花在窗外绽成银河。小仓鼠突然直立在笼边,胡须轻颤似在捕捉声浪的余韵。那一刻,我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感觉,好似它不再是一只普通的宠物,而是像庄周梦蝶故事里,那个跨越了物我界限,对世界本质有着朦胧感知的存在。当它在我摊开的笔记本上留下梅花状爪印时,我想,某种超越物种的对话已然建立。

这段冬日奇缘让我懂得:最珍贵的羁绊从不用绳索捆绑,当两个灵魂愿意卸下防备互相照亮时,生命便会成为传递温度的烛火。当我们学会以对方的频率呼吸,寒霜覆盖的玻璃上终会映出春溪流淌的光。